

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美术名家荟萃

黎明

· 博林艺术馆典藏 ·

主编 / 贾德江 ·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锦绣啄喂
黎明
于宝马山房

中国当代

最具实力

美术名家

荟萃

黎明

主编／贾德江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

最具实力

美术名家

荟萃

黎明

主编／贾德江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人长寿 艺长春 ——岭南派大家黎明中国画艺术试论

■ 贾德江

黎明 1929年出生，当代岭南画派大师。广州市文史馆名誉馆员，广州市文史馆书画院顾问。历任香港艺术馆名誉顾问、香港理工大学驻校艺术家。现为东华学院客座教授、孔教学院院长董、春潮画会会长、日中书画院顾问、中央书画艺术研究院理事长、西湖国际美术家联谊会常务理事。

1940年始师从岭南画派宗师高剑父11年。1962年代表香港艺术家入选由英女皇主持的英联邦巡回展伦敦首展。先后多次参加在国内外举办的重大展事以及入选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作品曾获美国加州参议院颁授的嘉许状、第十五届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优秀作品奖、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颁发“中国·西湖美术贡献奖”金奖及第七届东京都国际书画大赏展“艺术功劳奖”等奖项。

先后在中国上海、广州、温州、澳门及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地举办个展。2015年7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岭南墨彩——黎明从艺76年艺术展”，盛况空前。

作品入编《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中国当代美术全集·山水卷》《中国当代美术全集·花鸟卷》等典籍。出版有《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黎明》等专著十多部。多幅作品被国内外大使馆、博物馆、文史馆、美术馆及高等院校等机构收藏。

草之恋歌系列·鸳鸯
(右上图)
2005年
69cm × 69cm
纸本设色

关于黎明先生，这是我写的第三篇文章。第一篇《艺术之树长青》，发表于2004年我主编的《中国画廊》杂志的开篇，是为他刊发在杂志上的几十幅作品所写的画评。第二篇《承古韵而求新意》是为他出版的《黎明彩墨孔雀》专集所写的前言，时在2008年。这是第三篇，是他将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画展而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黎明》（大红袍）所写的前言。提笔之时，与黎老的无私交往已过十年，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敬重这位耄耋老人的艺术高超、人品高洁，能为他撰文写评是我人生的幸事快事，唯恐评不周全、论不到位，这便是我所以用“试论”这样的题目为文的原因。

黎明先生1929年生于澳门，1940年起师从岭南画派开派人物高剑父习画，直至1951年高师仙逝，为高氏晚年亲自教导的得意传人。他一生不忘恩师的谆谆教诲，高举岭南画派大纛，始终以“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革新精神，致力于创造能够表现时代品格的新中国画，为岭南派艺术踵事增华、传薪接火。他创造性地开拓自己的艺术天地，在花鸟、山水、人物三方面继往开来，承古铸今。为百花写照，为百鸟传神，为高山立传，为长河溯源，写人间百态，记万种风情，内有高师精魂的继承，更有开一代风气的创造，于前人之外“别构一番灵奇”，力创新风、新格、新意，以完成高师欲图创立“新宋院画”的遗愿。

他满头银发，满面真情，满眼纯净，虽是闻名遐迩的绘画大家，依然真诚、谦逊、温和，平易近人，依然勤勉、笃实、思进，虔诚为艺。长期以来，他笔耕不止，艺事不断，多像一棵不老松，四季常青，在风云际会的苍穹屹然挺立，引导着后学极力弘扬高师的艺术主张，续写岭南画派的新篇章。他更像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不仅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踽踽独行，还长年奔波于两岸三地、大洋彼岸之间，为传统文化耕云播雨，架设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或成立会社，或举办画展，或办学传艺，或解囊善举，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壮志雄心，令人高山仰止。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而“知其人”的真正含义就不仅仅是生活里的相知相识，对于艺术家而言，更重要的是读他的作品。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品比艺术家本人更真实、更生动、更能揭示艺术家生命的本质和精神境界。

黎明从艺有70多年，定居在香港、美国两地，是一个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早年得高师的耳提面命，精研过五代两宋元明清之名作，以书法筑基，得其传统两宋院体画、文人画之精华，又以西画为镜，融中西于一体。因此，他学贯中西、修养深厚、笔墨功力扎实、技艺全面，不仅精于工笔也擅长写意，于工写结合、彩墨并重的小写意语体乃至勾勒点厾、三矾九染、没骨水墨、泼墨泼彩、撞水渍色等多种技法，无不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以花鸟出彩，以山水取胜，偶作人物也不落俗套、别具肺肠。

他的画名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以1961年创作的《苍鹰》与赵少昂、吕寿琨等人作品一起代表香港艺术家入选由英国女皇主持的英联邦艺展而声名鹊起，饮誉画坛。这是一幅半工半写的水墨作品，表现的是一只雄健苍鹰栖立于松干之上，目光如炬，正视远方，双翼隆起，两爪结





好运北京 2008年 183cm × 183cm 纸本设色 (获邀参加全国文史馆“迎奥运”书画作品展, 展出于中国美术馆)

实有力, 英姿勃勃; 松树主干老辣干裂, 松枝倒挂悬垂, 松针穿插交错, 疏密恰到好处。整个画面构图完美、笔墨精妙, 有西方写实主义的影响, 画出了猛禽高瞻自雄的气魄, 也画出了中国画独特的魅力。那时, 这幅作品是入编于《当代联邦之艺术》特辑中的唯一的中国画, 英国著名评论家依利纽顿论此画“足以代表中西艺术交流之典范”。现在看来, 黎明这幅在而立之年创作的作品, 仍不失为一幅成功的经典佳作。

显然, 以花鸟名世的黎明, 早年就显示出资质颖异、不同寻常的才华, 已初步呈现出沿着岭南画派“以中融西”的合璧之路去播植中国画的面貌。自1961年至今, 花鸟画也是他画

得最多的一个画种, 一路走来, 他以自然为本, 重视写生, 一再变法求新, 充分发挥了传统笔墨的优长去描绘和反映现代事物。从而, 题材的开拓、技法的更新、意蕴的现代性追求构成了他花鸟画的最显著特点。

黎明花鸟画所表现内容的宽广程度是惊人的, 有常见的题材, 如红莲、紫藤、秋菊、冬梅、兰竹、萱草、松柏、孔雀、仙鹤、鹰鹭、白鹭、鸳鸯、芦雁、鹦鹉、锦鸡、花猫、玉兔、游鱼、螃蟹; 也有罕见的题材, 如紫荆、木棉、火鸡、狐狸; 还有乡情浓郁的题材, 如秋瓜、野草、芦花、公鸡、家鸭、群鹅、绵羊、草虫等。在他的《百鸟图》《紫荆花开, 百鸟和鸣》等花鸟巨制中, 更充分地表现出黎明“为百鸟传神”

的惊人本领, 尤其是那种驾驭大画的能力, 更是当代花鸟画坛所罕见。

他的花鸟画, 多以动物为主、花卉为辅, 有“面”上的“百花齐放、百鸟争鸣”, 且有“点”上的独出心裁、标新立异, 尤以善画孔雀和雄鹰著称。他的孔雀以工笔和写意两种画法并举, 工笔艳雅端丽, “翠彩生动, 金羽辉灼”, 传韵摄情, 写意粗犷醇厚, 墨色互映, 形真意阔, 笔境兼夺; 他的雄鹰, “凌云健笔意纵横”, 展鹰击长空之姿, 寄浩然博大之志; 他笔下的火鸡惟妙惟肖, 更是“胆敢独造”、“天趣胜人”的创新之作。我尤其欣赏他的《草之恋歌系列》, 把不入画的野草作为画面主体, 别开生面地与山雀野禽构成一幅幅天然图画, 其情其景,

加之拙劲大气的笔墨，令人拍案叫绝。

黎明的花鸟画坚持岭南画派提倡的写生传统，重在捕捉花形鸟态的特质与生命，以充满花情鸟意的崭新面貌进入人们的视野。花是黎明的花，鸟是黎明的鸟，他总是让禽鸟与花木相伴，使他的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花鸟”画，而不是吴昌硕式的作品给人以有花无鸟的缺憾。由此，他的画中鸟鸣花放、鸟语花香，满幅生动，充满诗意。他打破了传统的工笔画法与写意画法之间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画工具材料的性能。他的工笔严谨工整，却“工而有意”，避免了工笔画易呆板僵化之弊；他的写意朴拙厚重，却“意从工出”，也远离了写意画易粗疏空洞之病。他把西方的造型法则，引进他的花鸟画中，使他的花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把西方的色彩引进他的花鸟画中，让赤橙黄绿青蓝紫在他的画面上融墨色而艳雅，发挥了西画色彩的鲜明与鲜亮，呈现出彩墨共辉的新面目，带给人们的是一片春光、一片烂漫、一片生机。

黎明的花鸟画始终贯穿着一种清新鲜活的气息，是一种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积极、热烈、乐观、向上的情绪。这种情绪由画家灌注到作品中并洋溢在花卉的形态、禽鸟的动势以及画面的布局、笔墨、色彩的运用中，遂使画面展现着以往花鸟作品中鲜见的时代性和现代感。它既不像宋人花鸟那样怡淡安适，也不同于八大山人画面的冷寂荒寒，又不似“扬州八怪”画派的傲然狂怪，而是兼容吴昌硕的雄肆、齐白石的热情、高剑父的清奇于一体的并吸收外来文化富有自己艺术个性的新语体。这正是作为岭南画派画家黎明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是当今时代精神的反映。因为他的审美基点是基于现实和客观的，因此才有那么多不见古人画意的语境纳入他的视线，给人以充满



松鹤遐龄 2012年 137cm × 69cm 纸本设色



紫荆花开 百鸟和鸣 2005年 138cm × 364cm 纸本设色

阳光、拥抱生活的感悟。

应该说，这种新语体是高剑父所提倡的“新宋院画”直接具体的呈现，既继承了两宋院体画崇尚自然、注重写生，着意于诗意、情趣的艺术手法，又吸收了宋元以来中国文人画注意表现画家的胸襟、气度、风范的传统，且在融工写于一体、冶中西于一炉、“笔墨当随时代”诸方面，显示出“借古以开今”的新面貌。完全可以说，创造性是黎明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循此去理解画家的作品方能窥见其中的活力与生命，领略其全新的潜在意义。在黎明看来，“借古”不是对传统的因袭模仿，而是持传统之精髓创造新技法；“开今”也不是对传统的摧毁，而是为传统开辟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应该是大千世界所提供的。

黎明的山水画给人的是雄秀清远、圆浑俊

爽之感，形成他山水画面貌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地域特征与形式语言，正是他“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齐白石诗句）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乐于游历海内外名山大川、峡谷丛林，写万壑千岭于笔下，记奇山异水于胸中，都对他山水风格图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的画中，可以追寻他游览的踪迹，他的画里有美洲《大峡谷》的奇景，有《科罗拉多急流》的壮观，有《瑞士行脚》的苍茫，有《墨尔本教堂》的庄严，有澳门《松山灯塔追忆》的再现，有马来西亚《江流天地外》景色的赞美。当然，更多的还是他对家乡澳门景色的眷念和对祖国壮丽山河的颂扬。

可以说，对景写生，既为他的画面吸纳自然山水的鲜活气象与意境创造提供了参照，也为他笔墨进一步从传统中新变找到了依据。他

的形式语言似乎是在笔墨化的基础上，将水墨转换为彩墨：一方面是把色彩当墨来处理，无论是泼彩还是染色，仍然体现出用笔的写意精神，色通过写意之笔而呈现出润泽、苍秀、厚重的意蕴；另一方面是通过用笔，色和墨自然混融，色和墨不是主辅关系、轻重关系，而是互为表里，互为灿烂。在黎明疏体彩墨一路的山水画风中，笔法苍劲坚实、含蓄有力，色彩同样承担着画面的结构作用，极富表现性，同时许多色彩又像淡墨那样滋润而淡雅，使黎明的山水更富有墨润渗化、色润淋漓的苍劲浩荡，意境也更为清新明快而富有自然的内美真趣。

相对于花鸟、山水画，黎明的人物画不多，却涉猎现代人物、古典仕女、佛教题材的方方面面，造型写实而洗练，诗情苍郁而悠长，笔墨爽洁而清简。他借助速写的灵动、写意的笔



墨、西法的写实，寄托了自我情怀，形成了疏简、虚淡、空明、雅丽而依然充实的艺术语言，“信手拈来，皆成妙谛”。他在《春思》《人约黄昏后》作品中，表现古代仕女的寂寥与惆怅，清逸淡雅，意满画中，情飘画外；他在《戏鸭》图中，表现乡村女童回身戏鸭的瞬间，天真烂漫，笔简神完，稚嫩活泼可爱之态跃然纸上；他在《伏虎罗汉》《面壁达摩》《和合二仙》中，古意悠悠，禅意绵绵，粗笔大墨中寄托着佛性的光彩；他在《舞》中画出现代女性的婀娜舞姿，他在《关阨道中所见》画出农民劳顿的身影；他的《棕榈树下》所表现的黑人男孩，更是具有化合中西技法的独有风采，人物的神韵传达及勾线染色，生动自然，情真意切，不逊色于任何著名人物画家的作品。郑燮题李鲜《秋稻晚菘图》曰：“几点濡濡墨水，一幅大大文章。”对

黎明的人物画，亦可作如是观。

作为岭南画派的第二代传人黎明，无疑是沿着上一代人的中国画命运的思考而思考的。他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像一个哲人一样不断思考着中国画的前途。他没有哗众取宠，而是默默扎实地探索，只用迥出时人之表的作品，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推进岭南画派的宏愿和精神。他不仅主张融合中西，同时主张出入古今，有崇高的美学理想，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有坚定的民族文化信仰，且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上都取得了超越性的成就，赋予中国画这一源远流长的艺术品种以充满活力和鲜明的现代样式，并且成功地踏出了以中为主、中西结合的中国画现代化之路。这应是黎明对现代中国美术的贡献所在。

我因此提出，黎明的艺术世界是个大境界，

他的艺术的价值尚未受到应有的挖掘与重视。黎明的笔墨力度极强、个性极强，风格尤为鲜明。若与当代画家相比，就变革和创造性的成就而言，少有与之比肩者。若站在创新的立场上看，黎明的艺术作为一种新表现，尤具美术史意义。

黎明是不老的，至今仍飞南走北，在白纸彩墨中浑洒激情，在“东寻西找”中再创新高，一派大家风范。我祝愿他“人长寿”，享受夕阳正艳的大好时光，“艺长春”，让蓝天白云下永远飘散着他笔墨的芬芳。

2015年3月28日于北京王府花园
(贾德江系著名出版人、美术评论家、画家)



秋原健翮
2009 年
183cm × 183cm
纸本设色
(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作品)

荷塘倩影
2011年
137cm × 69cm
纸本设色





松竹梅三友祝寿图

2014 年

138cm × 68.5cm

纸本设色

锦羽春晖 喜气盈门
2014 年
247cm × 124cm
纸本设色





松柏长青

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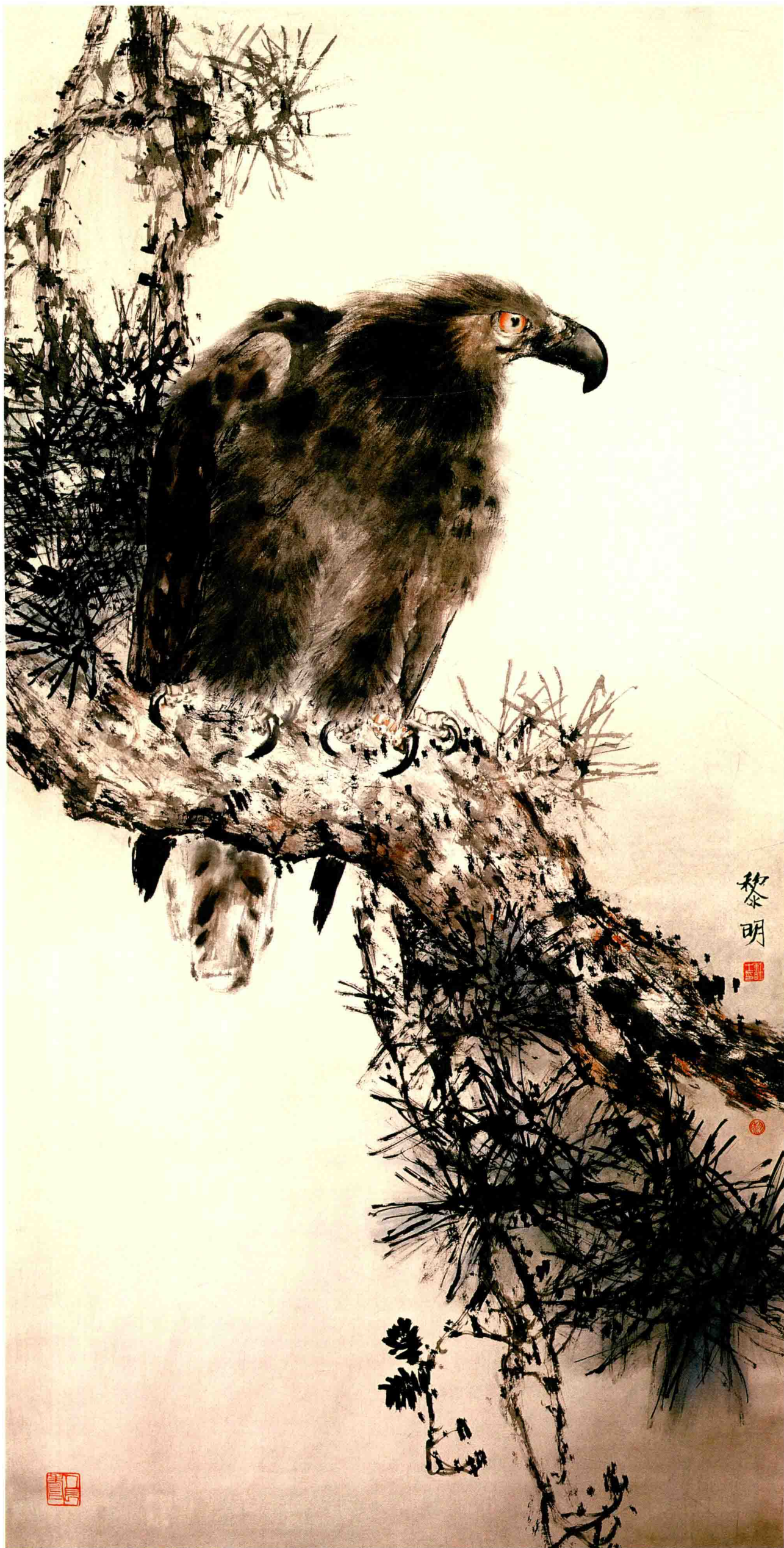
191cm × 501cm

纸本设色

(2009 年展出于广东美术馆,

2015 年展出于中国美术馆)





松鹰

1961 年

133cm × 66.5cm

纸本设色

(代表香港艺术家入选
“1962~1963年英联邦大
展”作品,并获邀参加“今
日香港艺术大展”,展出
于香港美术博物馆)

孔雀图
1949年
169cm × 93cm
纸本设色

